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五辑

好兵帅克历险记

The Good Soldier Schweik

〔捷克〕雅·哈谢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好兵帅克历险记



郭晨 译

（一） 帅克历险记（全十册）

编著：郭晨 著 郭晨 著 郭晨 著 郭晨 著

ISBN 7-5113-0000-0 定价：10.00元

（二） 帅克历险记（全十册） 定价：10.00元

（三） 帅克历险记（全十册）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第五辑)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 华 书 店 总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经 销

北 京 金 明 盛 印 刷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36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5 印张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ISBN 7-104-01762-3/I·697

全十二册定价:1280 元

第 一 卷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我们的斐迪南^①就这样被他们杀害了。”女仆对帅克说。几年前，当军医审查委员会最终把帅克宣布为白痴时，他就退伍了，从此靠贩狗为生，替各种各样的杂种狗伪造纯正血统的证书。

除去这项活计，他还患有风湿病，这时正在用樟脑油搓揉膝盖。

“是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一边问，一边仍旧揉着他的膝盖，“我可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杂货铺老板普鲁什的伙计，他有一次竟把一瓶生发油喝了下去；另外一个我认识的，是斐迪南·柯柯什卡，是个捡狗屎的家伙。这两个人全死掉也不值得惋惜。”

“不，先生，这次是斐迪南大公死了，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的那个斐迪南，又胖又虔诚的那一个呀……”

“我的上帝！”帅克惊叫了一声，“这可是真奇妙呀！这事是在哪儿发生的呢？”

“他是在萨拉热窝被干掉的。您知道，这次用的还是巨轮手枪呢！当时他和大公夫人正坐着小轿车路过那儿。”

“米勒太太，您瞧他多气派呀！坐的还是小轿车呢！当然啦，只有像他那样的大老爷才有小轿车坐呢！他一定是没料到，坐着小轿车兜风会不得好死。发生在萨拉热窝吧，米勒太太？那不正是在波斯尼亚省吗？也许是土耳其人干的吧？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应该

^① 奥匈帝国的皇储，死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的“萨拉热窝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把人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这下您看是什么后果？这位大公果然上西天了吧！他受了好半天罪才断的气吧，米勒太太？”

“先生，大公当场就死了。谁都知道，巨轮手枪是很厉害的。前不久在我们努斯列也有位先生拿着巨轮手枪闹着玩儿，结果全家人都被他给崩了。门房上楼去看谁在四楼打枪，也被打死了。”

“米勒太太，要知道还有一种巨轮枪，您怎么打也打不响，这种玩意儿可真不少呢！可是他们用来打大公的那支枪一定强得多。我敢和您打赌，米勒太太，杀掉大公的那个人，肯定也是个穿着讲究的人。这是明摆着的，开枪打死一位大公，是多么困难呀！不会像流浪汉朝守林官打冷枪那么容易，关键就难在怎么接近他。那样的大人物，若您穿的破破烂烂，是休想挨近他的。您得戴着高筒礼帽，否则您还没动手，警察就把您给抓住了。”

“我听说刺客是一大帮人呢，先生。”

“当然啰，米勒太太。”帅克说，一边按摩着他的膝盖，“要是您，打个比方吧，想杀掉一个皇帝或大公什么的，也得找人商量商量，人多智广嘛！这个人想个妙计，那个人出个点子，就像我们国歌上说的：‘事业必定成功’。最重要的是，您得看准大人物的车子开过的那一瞬间。这就好像——您还记得当年用锉刀把我们的伊丽莎白皇后捅死的鲁谢尼先生吧？当时他正和她一起散步呢，真是人心隔肚皮呀！这件事发生以后，哪一位皇后也不再敢随便出来散步了。等着瞧吧，米勒太太，摊上这号事的大人物以后会更多呢！就是沙皇和皇后也会有这么一天的。他们既然是拿‘皇叔’斐迪南大公开了刀，可——但愿上帝保佑皇帝别再这样。这位老先生的仇家恐怕比斐迪南的还要多呢！正如不久前有位老兄在酒店里说的：‘早晚有一天这些做皇帝的都会一个个被干掉，就连他们的国家监察院也无法救他们。’这位老兄喝光了酒却没钱付帐，酒店老板不得不叫警察来抓他。他给了老板一个耳刮子，又扇了警察两巴掌。后来他被装上囚车押走了，让他尝尝厉害。米勒太太，您还不知道，这样的新鲜事还多着呢，这回奥地利可又多了一个损失。想那时，在我服役的那个时候，听说那儿有个步兵开枪打死了一个大尉。他拿着一支上了膛的枪闯进办公室，其他人叫他别在那儿闲逛，可他就是不听，说是要找大尉谈话。大尉一出来就告诉他禁止他再出营房。他就端起枪，叭的一声开了一枪，子弹从大尉的后背穿过，还把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墨水瓶也

打翻了，并把那些公文弄得一塌糊涂。”

“那个当兵的后来怎么办了？”过了一会儿，当帅克已穿上外衣时，米勒太太问他。

“拿根裤带上吊了，”帅克一边回答一边刷着礼帽，“那根裤带还是他从禁闭室的看守那儿借来的呢！他当时借口说他的裤子总是往下掉。他赶上这档子事儿还用等着人家来枪毙他吗，米勒太太？看守也因为这事儿没了工作，还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不过他没坐满六个月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那儿的一座教堂里当教士呢！现在世上的老实人不多了，米勒太太。我估计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也一定是把那个枪杀他的人认错了，他一定是只看到那个人对他满口甜言蜜语，还以为他是个好人，结果反而是让这个人给干掉了。他们朝他身上开了几枪？”

“报上说，先生，大公的身子被打得全是子弹眼儿，刺客们把子弹都打光了。”

“干得真利索，干净痛快。要是让我去干这件事，我可得买支白朗宁，这种手枪虽说像个玩具，可是只用两分钟就可以连胖子带瘦子打死二十个大公。可是，您可别对别人说，米勒太太，胖大公总要比瘦大公好打一些。您还记得葡萄牙的国王是怎么被葡萄牙人打死的吗？那国王就是个胖子。您自己也知道，当国王的不会有瘦子。好啦，我该去‘杯杯满’酒店走一趟了。如果有人来取我那只已经收了订钱的小狗，您就告诉他，我已把它放在乡下的养狗场里了，刚给它剪齐了耳朵，要等到耳朵长好了，才能把它领出去，否则会伤风的。请您把钥匙交给楼里的门房吧。”

“杯杯满”酒店里只有一位顾客，他叫布雷特施奈德，是警察局的密探。酒店老板巴里维茨正在一旁洗碟子，布雷特施奈德想要和他谈点正经事儿，但却总是没能谈起来。

巴里维茨是个出了名的粗人，他说的每句话都带着个“屁”呀“屎”呀一类的脏话；可是他又满肚子墨水，无论见了谁都要劝人家读一读雨果在书里描述拿破仑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老近卫军在滑铁卢之战中答复英国人的最后那一段。

“今年的夏天可真可爱。”布雷特施奈德开始谈正经事了。

“可爱顶个屁！”巴里维茨一边说，一边把碟子放进碗柜里。

“他们可是在萨拉热窝给我们干了件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怀

着一线希望又接上一句。

“在哪个‘萨拉热窝’？”巴里维茨反问道，“是不是在努赛尔酒店？那儿出了名就是因为每天都有人在那儿打架。”

“不是的，掌柜先生，是波斯尼亚省的那个萨拉热窝，那儿有一些人把斐迪南大公打死了，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这些鸟事我可不想管。谁要是想让我管这样的事，那就请他来吻一下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一面谨慎地答道，一面点着他的烟斗，“现在这世道，谁他妈的要是跟这种事沾上了边儿，就等于找死。我是商人，顾客进来想喝杯啤酒，我就倒给他。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什么大公死了，关我屁事！谁要想管这些鸟事，就让他去庞克拉茨——那里有一所布拉格的大监狱——蹲班房吧。”

布雷特施奈德失望地看了一下空无一人的酒店，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找了另一个话题：“从前在现在挂镜子的地方曾挂过一幅皇上的画像吧？”

“您说对了，先生，”巴里维茨说，“挂过，但后来因为苍蝇在画像上拉满了屎，我就把它放到顶棚上去了。您知道，说不准哪个喜欢饶舌的背后说句闲话，兴许就会惹来他妈的一堆麻烦，老子我犯得着吗？”

“掌柜先生，萨拉热窝那边一定糟透了吧？”

对这个单刀直入却又阴险狡诈的问题，巴里维茨先生回答得更加谨慎了：“嗯，在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一向都热得要命。我在那儿当兵的时候，我们的上尉先生还让人往他头上搁冰块儿呢。”

“掌柜先生，您在哪个团服过役？”

“这种屁事我可记不清了，这些鸟事我从不关心，也从不过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多管闲事，惹是生非。”

布雷特施奈德只好不再吱声了，他阴沉的脸色直到帅克走进酒店的时候才有所好转。帅克跨进门槛，要了杯黑啤酒，说道：“维也纳今天也披麻戴孝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又充满了希望，连忙说：“在科诺皮什捷挂了十幅黑纱呢！”

“是吗？应该挂十二面吧？”帅克足足地喝了一大口啤酒说。

布雷特施奈德又问：“您为什么认为要挂十二幅呢？”

“好记数嘛，一打嘛，又好算钱，买着又比零买要便宜。”帅克回答

说。

又是一阵沉寂。帅克自己长叹着说道：“唉！这可真叫做翘辫子上了西天，还没等到当皇帝那天就死了。想当初，我服役的那时候，有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糊里糊涂地就断了气。当时大伙儿还想扶他到马背上歇着，可哪知他连一丝气儿都没了。这位将军本来还准备升为元帅，可是却在那次演习中死了。这些演习，从来也招不来好事，在萨拉热窝也是搞演习。记得有一回我正好赶上了这种演习，他们看到我的军服上少了二十粒钮扣，就把我关进单人禁闭室，关了我十四天呢。开始的两天，我简直就像个重病号一样起不了床，因为我被‘绞麻花’（奥匈帝国军队中实行的一种刑罚）啦。可再一想，军队讲究的就是一个纪律，没有了纪律，军队就乱了套啦，我们的上尉马科维茨经常告诫我们说：‘对你们这样的混蛋就得讲纪律。要不你们就会目中无人，反了天啦，像猕猴一样爬到树上去。你们这群猪猡，军队是要把你们变成人的！’这话难道不对吗？您想想看，如果在公园里，比如说在卡尔拉克的每棵树上都蹲着一个不守纪律的士兵，那成何体统！我最害怕的也就是这个。”

“在萨拉热窝，”布雷特施奈德接着说，“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

“这次您可错了。”帅克回答道，“这全部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干的。土耳其在一九一二年败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本来是想让奥地利帮忙的，但奥地利没答应，于是他们就把斐迪南给杀了。”这次，帅克转而就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发了一通宏论。

帅克转过头来问巴里维茨掌柜：“您喜欢土耳其人吗？您喜欢那些信奉邪教的兔崽子吗？不喜欢，是吗？”

巴里维茨说：“顾客就是顾客，土耳其人也是顾客。对于我们这样的生意人，政治顶个屁用！您付了酒钱，在店里坐下来，爱扯什么淡是您的事，这就是我的规矩。我才不管干掉我们斐迪南大公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回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捷克自由党人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反正对我都一样。”

“很好，掌柜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开口了，他又开始希望能从这两个人中抓到一个口实，“但您也得承认这会对奥地利造成一个很大的损失。”

帅克抢在掌柜之前答道：“损失就是损失，这一点没法儿否认，并

且是一个吓死人的损失。不是随便哪个二百五都能代替斐迪南的，只可惜他应该长得再胖些。”

布雷特施奈德听到这句话，又活跃起来，问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帅克满意地答道，“就是这个意思呗，如果他再胖一点儿，就会在这以前——在他还在科诺皮什捷追赶那些到他地里捡柴禾、拾蘑菇的老太婆^①时就中风死了；如果他再胖一点儿，就不会死得这样难看了。怎么说他也是皇帝老子的叔大人呀，他们竟敢干掉他！报上都登满了这些事，真够丢人现眼的！早些年，在我们布杰约维策的小镇子上，只为了那么一点儿事，有人就拿刀把一个叫普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给干掉了。他有个儿子叫博胡斯拉夫，这下他儿子能到哪儿去卖猪呢？谁也不买他的猪了。都说：‘他就是那个被人捅死的牲口贩子的儿子，也一定是个无赖！’最后，他走投无路，只能从克鲁姆洛瓦桥上跳到伏尔塔瓦河里，寻了短见。这样一来，人们又得把他打捞上来，救他，把他肚子里的水给挤出来；大夫还给他打了一针药水，但他还是死了。”

“这个比方太离奇了。”布雷特施奈德别有居心地说，“您开头在说斐迪南，现在怎么又把他和牲口贩子扯到一起啦？”

帅克申辩说：“天知道，我可不是把谁比谁。掌柜先生了解我，我从不把谁比作谁，对不对？我只是替大公夫人担心罢了，她现在怎么办？孩子们没有了爸爸，科诺皮什捷领地又失去了领主。如果再嫁给别的什么大公，又会得到个什么结果呢？她还是得和他一起坐车经过萨拉热窝，还得再守一次寡。前几年，在赫卢博卡附近的兹利维，有个护林官，名字叫平倮儿，很难听。后来被偷猎的人用枪打死了，留下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过了一年，这个寡妇又嫁给了米德洛瓦尔的一个护林官，叫佩皮克·夏活洛维茨，又被偷猎的人打死了。这寡妇第三次嫁人，还是嫁给一个护林官，她说：‘连三遇害，这次要是还交不到好运，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谁知道这个护林官竟也被人打死了。她跟前后三个护林官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当时，她直接找到赫卢博卡地区爵爷的公事房去诉苦，说她嫁给这些护林官受尽了苦。于是他们又把她嫁给拉日茨堡一个叫雅列什的渔夫。结

① 斐迪南大公残暴地对待在他的城堡附近捡柴采蘑菇的贫苦农民的是众所周知的。

果怎么着？这个渔夫打鱼的时候又被淹死了！她又跟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她嫁给沃德尼亚那地方的一个阉猪佬，谁知那个人在一天半夜把她用斧子劈死，自己随后去官府投了案。当皮塞克州法院把他吊起来上刑的时候，他居然把牧师的鼻子一口咬了下来，说他没什么可后悔的，还说了许多对皇上不好的话。”

“您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关于皇上的话？”布雷特施奈德急切地追问道。

“这些话我可没胆量向您重述一遍。听说他骂的话难听极了，有个法官还当场吓疯了！他们怕他泄露出去这些话，到现在还把他隔离着呢！这可不是什么酒鬼随便骂皇上老爷的啊。”

“那酒鬼是怎么骂皇上的呢？”布雷特施奈德又问道。

“行行好吧，先生们，说点儿别的好吗？”巴里维茨掌柜插嘴说，“你们知道我从不喜欢闲扯这些。什么淡都扯，以后就会有你们的麻烦了。”

“酒鬼是怎样辱骂皇上的？”帅克重复了一遍又说，“什么样的话都有。您自己也可以试一试：先让自己喝醉，再让人给您演奏奥地利的国歌，随后您就能说出一大堆辱骂皇上的话来。其中如果有一半是真的，就能让皇上丢一辈子的丑了。可这个老头子，说真的，还没骂到这种程度，但也是够他受的了。您看，他儿子鲁多尔夫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就一命呜呼了；老伴儿，伊丽莎白也被人用锉刀捅死了；然后他的兄弟杨·奥尔特又失踪了；他的另一个兄弟墨西哥皇帝又被处死在一个碉堡墙的前面；如今他的长辈叔大人又被人干掉了，真是可怜。这么多事情，要是没有一副铁石心肠，哪里受得住呢？我想如果碰上这样一个酒鬼，一时发了酒疯，冲着他一五一十地数落起来，他能受得了吗？如果今天打起仗来，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去效忠皇上，哪怕是粉身碎骨我也不怕。”

帅克喝了足足一大口啤酒，接着说：“您以为皇上会容忍这样的事发生？那您就太不了解他了。同土耳其的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哼！他们竟敢把我们的叔大人给打死？！那么，就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吧！仗是非打不可的，塞尔维亚和俄国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有一场好戏看了。”

帅克在说到未来时，神情的确很感人。他那天真朴实的笑脸，就像一弯明月，容光焕发。对于他来说，似乎什么都了如指掌。

“也有这种可能，”他继续描绘着奥地利的未来，“在我们准备进攻土耳其的时候，德国人会来攻打我们，他们从来都是和土耳其一伙儿的，也都是些头号大混蛋。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和法国联合起来，他们可是从一八七一年就和德国人结了仇。这一下可就热闹了，仗是一定要打的，多余的我就不说了。”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身来郑重地说：“其余的您也不用说了。跟我到过道里去吧，我可是有话要对您说。”

帅克跟着密探走到过道。谁知刚才还是他的邻座酒客的人现在却向他出示双头鹰证章，宣布他已被逮捕，并要立即押他到警察局去，这使得帅克大吃了一惊。帅克竭力申辩说，肯定是有什么事引起了这位先生的误会，他可是全然无罪，连一句有罪的话他都没说过。可是密探却对他说，他已经犯了好几桩罪行，其中包括叛国罪。

随后，两人又回到小酒店。帅克又对巴里维茨掌柜说：

“我喝了您五杯啤酒，吃了一根煮香肠加一个角形小面包。请您再给我来一杯李子酒，我得走了，因为我已经被捕了。”

密探向巴里维茨也出示了双头鹰证章，打量了他一阵后问道：

“您结婚了吗？”

“是的，先生。”

“您不在的时候，您太太能自己照顾这生意吗？”

“能的，先生。”

“那么，掌柜先生，”布雷特施奈德高兴地说，“把您太太叫到这儿来吧，把买卖托付给她，我们晚上来就会把您带走。”

“别担心，”帅克安慰他说，“我也只是为了一桩叛国罪要被带到警察局去的。”

“可是我有什么罪呀？”巴里维茨气愤地说，“我可是非常谨慎的呀！”

布雷特施奈德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道：“就因为您说苍蝇在皇上的画像上拉满了屎，我要把您这些该死的想法统统给挖出来。”

于是帅克便带着他那和善纯朴的笑容，跟着布雷特施奈德离开了“杯杯满”酒家。当他们走在大街上时，他又问了一句：

“我用不用在人行道上趴着走？”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被捕了，就没有资格在路上挺直身子走路啦。”

当他们跨进警察局的大门时，帅克又问：

“不知不觉还挺舒服地就到了这儿。您经常去‘杯杯满’酒家吗？”

当帅克被带到传讯室的时候，巴里维茨正向他那愁眉苦脸的老婆交待营业情况，并且特别地安慰她说：

“别哭啦！他们就因为那张被苍蝇拉满了屎的皇帝像能把我怎么样？！”

好兵帅克就是以这样一种可爱而独特的方式干预了世界大战。他对未来具备如此高瞻远瞩的见识，会引起历史学家们极大的兴趣的。如果后来的事态发展竟和他在“杯杯满”酒店发表的话不相符合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指出，帅克并没有受过什么必要的外交教育啊！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警察局里挤满了萨拉热窝事件的替罪羊。他们一个个被带进来，传讯室的老警察用温和的口气说：

“这个斐迪南可真是让你们不合算呀！”

当帅克被关进二楼的一间牢房时，那儿早已有了六个伙伴。五个围桌而坐，另外一个中年人一个人坐在屋角的草垫子上，似乎有意要避开大家。帅克开始逐个儿地打听起他们被捕的原因。

那五个围桌而坐的人的回答几乎是完全一样：

“因为斐迪南那档子事”，“因为萨拉热窝那件事”，“为了大公被刺的事”，“为了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因为斐迪南事件”。

第六位，那个独自一人避开大家的人说，他不想同他们搅合在一块儿，免得惹出麻烦；说他被关进来的原因只是企图对霍利茨的老板行凶抢劫罢了。

于是帅克便坐在桌边那伙儿谋叛犯中间了。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被捕的理由又反过来复去地说了十来遍。

只有一个人除外，其他的人都是在饭铺、酒店或咖啡馆里被捕的。这位例外的先生戴副眼镜，身材十分肥胖，泪水满眶，他是在自己家被捕的。因为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的两天前，他在“布莱依什卡”酒店里请两名塞尔维亚工科大学学生一起喝酒，然后密探布里克

斯又看见他们一起在链条街的“蒙玛特”酒家喝醉了，并且他自己也签字供认：那一次是他付的酒钱。

对于警察所预审的全部问题他都千篇一律地哭诉说：

“我只是个开纸张文具店的商人！”

所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

“那也无法为您开脱。”

那位在酒店里被捕的小个子先生，是位史学教授，他那时在酒店里给人讲述各种暗杀的历史事件。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给每桩暗杀的历史事件的心理分析做结论：“暗杀的心理活动其实十分简单。”

“一样简单的是：庞克拉茨监狱也在等着您。”一个密探在听完他的演讲后，对他的结论作了一句补充。

霍特科维奇基地臣的慈善会会长是第三名谋叛犯。发生刺杀事件的当天，他的慈善会正好在花园里举办了一个隆重的音乐演奏会。凑巧这时，宪兵队长来了，说因为奥地利有丧事，决定取缔音乐会。会长先生却和善地说：

“请稍等一会儿吧！请让他们把《嗨！斯拉夫弟兄们》这支曲子演奏完吧。”

现在，他只能垂头丧气地坐在这儿埋怨：“八月份我们还要选举新的理事会哩。我要是到那时还回不去就可能落选。我已经连任了十届会长，我可受不了丢这么大的丑啊。”

第四名被死者斐迪南捉弄的被捕者，是一位老成持重的老实人。对于斐迪南的事，他曾经都整整两天守口如瓶，避而不谈。可是到了晚上在咖啡馆玩扑克牌的时候，他却用一张王牌红桃“7”干掉了梅花主，嘴里还嘟哝了一句：“用红桃‘7’干掉您的这家伙，和在萨拉热窝一样。”

第五位招认“因为大公在萨拉窝被刺”而被捕的大人，至今还气愤至极，怨气满腹。他那须发竖立的脑袋，让人觉得就像是牲口栏里的扎毛狗。

这人在他被捕的那个饭馆里，不仅没说过一句话，甚至也没读过登载有关斐迪南事件的报纸。他就一个人坐在桌边，后来也不知是什么人来到他对面坐下，飞快地问他：

“您读了报吗？”

“没有。”

“您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也不关心。”

“可是您应该感兴趣啊！”

“我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感兴趣。管它发生在维也纳还是在布拉格，在伦敦还是在萨拉热窝。谁管这些事，都会招惹到法院、衙门和警察。如果某时某地有某个人被刺，真是活该！谁叫他这个傻蛋不自己当心，让人家给干掉呢！”

这是他那天在饭馆里说的最后几句话。从此，他每隔五分钟就扯着嗓门喊一遍：

“我没罪，我没罪呀！”

这句话，是他在进警察局的大门时喊着的，是他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喊着的，也是他跨进牢房时喊着的。

帅克听完所有这些人的可怕的谋叛事情之后，认为现在是向他们指明处境毫无希望的时候了。

“大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这是他开篇的安慰之词，“表面看来，咱们大伙都好像不会有什么事，这可不见得。如果不是为了惩办我们这样多嘴多舌的一群人，还要警察局干什么？大公遭了暗杀，在这种紧急时刻，把我们抓到警察局来，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让斐迪南的丧事办得隆重一些，有气派一些罢了。让我看，抓到这儿的越多越好，这样咱们就会过得更热闹些。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个时候，有时连队里半数人都被抓了起来。不只是军队，法院里也是，不知道有多少无罪的被判了刑。记得有一次，一个妇女被控告杀害了一对刚出世的双胞胎。尽管她指天发誓，说她杀害的绝不可能是一对双胞胎，因为她只生下一个小女孩，还说那孩子没有什么痛苦就死去了。可她还是被判为双重谋杀罪。还有一个吉普赛人，住在萨别赫利采。他也没犯罪，却硬说他夜间闯入杂货铺，抢劫了圣诞节敬献上帝的美食，他赌咒发誓说自己只是进去暖和了一下身子，可也是于事无补。只要落到法院的判官手里，就是您倒了大霉。不过倒霉事也总得有，虽然这些人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都是无赖。但是现在，尤其是在斐迪南被暗杀的紧急关头，谁还能有什么法子去辨别好人和坏蛋呢？想当初，我在布杰约维策服役的时候，

大尉的狗被人在靶场后面的森林里打死了，大尉知道这事后，立即集合全部人马，让我们排队报数，‘逢十者站出来’。我当然也是逢十中的一个了。我们笔挺挺地站着，排好了队，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大尉就在我们面前踱来踱去地嚷道：‘你们这群混蛋，无赖，歹徒，贱货，为了这只狗，我真想把你们全部都关禁闭，剁成肉酱杀了你们！再不然，就打你们个鼻青脸肿，你们应该知道，我是绝不会饶了你们的！哼，每人关十四天禁闭。’您看，那时候还只是因为一只小狗，今天可是因为一位大公啊。当然得拾掇得吓人一点儿，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

那个蓬头竖发的人又在喊着：“我没罪，我没罪！”

“耶稣也没罪，但他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自古以来什么地方都一样，不管您有罪没罪，就像军队里我们常说的‘住嘴！当您的差！’这才能算是十全十美呢！”

帅克心平气和地躺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这时候，又有两个新犯人被带了进来。一个是波斯尼亚人，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在牢房里来回跺脚，并且每句话都会带着一个“他妈的”。他最为担心的是如果自己被关在警察局里，那么他就会丢掉他的流动售货篓。

另一个新犯人就是巴里维茨掌柜，他一见到老朋友帅克，就把他叫醒，愁眉苦脸地对他说：“我也到这儿来了。”

帅克亲切地和他握了握手，说道：“非常欢迎。我早就知道，既然那位先生对您说过他要去接您，那么他一定是说话算数的。这个人可真是守信用啊！”

巴里维茨先生却说这种守信用顶个屁。后来他又偷偷地询问帅克这里的犯人会不会是小偷，因为和小偷待在一起是有损于他这个买卖人的声誉的。

帅克向他解释说，这里的人，除了那个企图行凶抢劫霍利茨老板的人以外，都是和他一样，是因为大公被暗杀的事而坐牢的。

巴里维茨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连忙说，他才不是为了一个什么饭桶大公，而是因为皇上的事才被带到这儿来的。因为其余的人听他这样说，都感到很有兴趣，于是他就给他们讲述了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屎的经过。

“那些该死的苍蝇把皇上的像给弄脏了。”当他结束自己不幸遭

遇的事时说，“最终我被关进了监狱。我决不会放过这些该死的苍蝇的。”他又威胁地说了这么一句。

帅克又倒下去继续睡觉了。可是还没睡多久，他就被人提起来去过堂。

于是，帅克沿着楼梯走到第三科去受审。此时，他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向各地走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去殉道。

当他看到字条上写有“走廊上禁止吐痰”的字条时，就请求警察允许他去痰盂那儿吐痰，然后他就满面春风，胸怀坦荡地跨进传讯室，一边走一边问候道：

“诸位先生晚安，祝大人们事事如意！”

没人理睬他。有人过来捶了一下他的背脊骨，就把他推到一张桌子前。一位冷冰冰的官老爷坐在桌子对面，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仿佛就是刚从伦布罗索那本《论罪犯类型》的书里跳出来的。

他恶狠狠地瞪了帅克一眼，说：“别装出那副蠢相！”

“我也没有办法，”帅克认真地回答，“以前在部队里就因为我的神经不健全，我才被销了军籍。我被一个专门审查委员会正式宣布为白痴，我是一个官定的白痴。”

那个凶神恶煞的官老爷恶狠狠地说：“从您被控告和您犯罪的情况来看，您一点儿都不傻，神经完全正常。”

随后，他一件件一桩桩地罗列出帅克的罪名，从叛国罪到侮辱皇室和万岁罪，一应俱全。当然，在这众多的罪名中，尤以对暗杀斐迪南大公这件事表示赞赏的罪名最为突出，因为这一项罪名又可以引申出其他的罪名，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煽动叛乱罪，因为他的每一项罪行都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犯的。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个凶神恶煞的官老爷得意地问道。

“这已经足够了，”帅克纯朴天真地回答，“任何事太多了反而不好。”

“唔，那就是说您自己全都招认了？”

“我全都招认。什么时候都需要严格，一个人不严格，那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时候……”

“闭嘴。”警察局长训斥帅克道，“问什么，您再答什么，明白吗？”

“为什么不明白？”帅克说，“报告长官，我都明白啦。长官，您说的每一个字，每句话，我都听得明明白白。”

“您平常都和谁来往?”

“跟我的女佣人,大人。”

“您就没有同本地政界团体来往吗?”

“怎么会没有? 大人,我还订了一份《民族政治报》哩,就是大家叫它《小母狗报》的那份报纸。”

“滚!”凶相毕露的官老爷咆哮如雷。

当帅克被押出传讯室时,他道了声:“再见,大人。”

回到牢房,帅克就告诉其他的犯人说,这里的审讯真是滑稽极了:“他们无非是冲您乱嚷一阵,然后再把您轰出来。”

“以前哪,”帅克继续往下说,“可是比现在糟多啦。我看过一本书,上面写着,为了说明自己没有罪,被告必须从烧红的烙铁上走过去,然后还要喝一些滚烫的铅水。要是有人不肯招认,就在他脚上套一双西班牙靴子(中世纪的一种刑具),再把他吊在梯子上,或者是用火烧他的腰部。比方说对圣徒杨·内波穆茨基(为抵销杨·胡斯的影响,耶稣教派编造的假圣徒)就是这样干的。据说,当他忍受这种刑罚的时候,就仿佛是有人在锯他的腿那样惨叫着,直到他被装进不透水的大口袋里,被别人从艾利什卡桥上扔下去之后,才不叫唤了。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呢!有的刑罚是把犯人劈成四块;有的则是给被告戴上枷锁,让他站在民族博物馆前面示众,随后只要把他扔进水牢,他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又脱胎换骨了。

“但现在看我们被关的情形,日子过得就像玩儿一样有趣,”帅克乐滋滋地说道,“咱们既不会被别人劈成四块,也不会被穿西班牙靴子。这里有桌子,凳子,草垫;也不用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挤着住;有汤喝,也有面包吃,还有人按时给咱们送水,厕所也就在咱们的脚跟前。这一切都反映着文明世界的进步啊,可惜,只是从这儿到传讯室的路稍稍远了一点儿,还要上三层楼。不过楼道里却是又热闹,又干净,被押送的犯人来来往往,男女老少一应俱全。还有值得高兴的一点,那就是这里不是您孤身一人。咱们可以称心如意地各走各的路,也不必担心传讯室会对您说:‘我们宣布,根据您本人的意愿,明日将您劈成四块或活活烧死。’要是真会那么判刑,可真够你们受的。诸位,我想咱们中间好多人一旦碰到那种情况,一定会吓得连魂都飞了。难道不是吗? 现在这个世道,什么情况都变得对咱们有利了。”

刚夸奖完现代监狱生活的改善,看守便打开牢门冲着帅克喊道: